

我们必须用猫上网的时代

李镜合 李镜合 2019-12-29
14:56

阿塞拜疆一只叫 badımcan (茄子) 的猫

2000年左右，家用宽带还是个口号，在家拨号上网，需要用猫，趴在显示器或主机旁边，一端连接PC，数字信号，windows98，奔腾III 450 or 赛扬333处理器，滚动滑鼠，64mb内存，一端连接电话线，模拟信号，本地电信供应商，那时候移动还没有网络业务，上网预缴多少也不送油和面，这中间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转换需要一只猫，猫就趴着躺着坐着不动就好，具体原因查《普通计算机工作原理》个别章节，反正网络接通后上网期间，如果拿起电话，能听到滋滋啦啦混合着喵喵喵的声音，就是猫在忙着调制解调信号。

所以那时候上网必须有猫。

你软磨硬蹭又是绝食又是离家出走骗你爸妈说是学习需要，课本上都有邓爷爷1984年的话“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”，其实是想打游戏和进聊天室逛论坛，家里终于PC装好了，你兴奋不行，联系电信联通或铁通办好了拨号上网账号，约好时间让派人过来扯线，人来之前先打电话问，你上网的猫找好了么，你哭瞎了，棋差一招，开始临时找猫。

2000年左右，有电脑的不一定能上网，那就窝家里打单机，RPG仙境奇侠传这样，有猫的也不一定能上网，就撸猫，打红白机上的超级玛丽和魂斗罗。

得都有，猫和PC，both indispensable。

我家有一只上网特别好使的猫，可我家没电脑，呵呵（那时候呵呵还是呵呵的意思）。没钱，穷，小霸王（学习）游戏机都是同龄人最后一批买的，我刚拿到，我朋友家里都已经入手PC了，一起聊天的时候跟不上，很多游戏名字和电脑相关名词都是头一次听说，插不上嘴，回家查字典，新华字典最新修订本还是1998年。和家里的猫说过几次，它也表示没办法，说穷，谁也别嫌弃谁。跟我爸闹过几次，但还没闹大，我爸就下岗了，爹不争气，我年龄又小，没法赚钱，偷偷捡过瓶子卖过书，把我家炉子都当废铁卖了，还不够去网络咖啡馆坐俩小时，怎么办，就天天舔着脸去朋友家里看，蹲旁边看他们打游戏，人在聊天室和PLMM一会儿我晕一会儿我倒，我站在旁边面不改色，盯着看。

我那时候觉得互联网真是神奇的地方啊，一望无际，但只要一只猫趴在那里，就能让你和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人打字聊天，我迫切地想上手试试，即使没电脑，我智能ABC打字速度也是一流的，一个人能同时handle五个小姐姐（我那时候年龄很小，默认不分性别全是小姐姐），聊自己从来没上过大学，聊鲁迅和许广平，聊甲壳虫的《佩帕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》，反美情绪浓烈手指飞舞狂喷美国轰炸我南斯拉夫使馆的恶劣行径，觉得中国足球还有希望，可以纵横天涯或西祀胡同，这些我都可以，还有各种网络游戏，射击，战略，格斗，mmorpg...但我没电脑，一直看到朋友和他的网友说886，我才回家。

朋友的妈妈说今天就在我家吃吧，我看了看桌子上的肉沫茄子还有白菜豆腐海带汤，咽了下口水，说不了阿姨，我妈妈已经做好饭等我回去呢。

我妈岂止做好饭等我了，都已经在楼下喊我再不下去就拿扫帚抽我了。

这些委屈，我只能给我家的猫说。半夜抱它上床，举起来，说赐给我一台电脑吧。

然后半夜起床，悄悄从书包里抽出思想品德课本里抽出一张DVD，在化工大学后门外摆摊卖DVD那里偷偷买来的。我在摊前假装挑拣，摸摸这个看看那个问问另一个，卖碟的老头儿烦了，说娃儿你是不是找那个？那老头儿一边收我钱

一边跟我说，娃儿你爸爸知道不？我夺过来肉色封面的碟片藏衣服底下一口气跑回家，脸发烫。

我蹑手蹑脚进客厅，还没开电视和DVD机就先把声音关掉，正片开始前，对坐在沙发上一脸疑惑的猫比划了嘘。电视里反射到我脸上和身上暧昧的颜色，像是在一个养热带鱼的水缸里，我一边燥热不安，一边担心任何从父母卧室那边传来的动静，都会是一阵冷水浇头的惊颤。

我和猫都伸着脖子望着电视屏幕，它是公猫，蛋蛋还在。

7分钟了，期待的画面还没出现，我开始快进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快进到46分钟，我开始绝望，然后是愤怒，心里骂娘，一直到结束。

我气得发抖，跟猫说，要是在网上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朋友说，你下载（最好是深夜下载，没人占用带宽，速度快）好，打开什么就是什么，肥肠刺激。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，在互联网上怎么可能发生。

感觉那时候的互联网和现在不一样，我们naively寄予它信任和美好的想象，它自己也是赤裸相待得坦诚。不像现在，it is covered by layers and layers and you see nothing true!

当然我怂，第二天也没去找那个老头退钱，把碟片扔通惠河里去了，骂了句操，这种行为真是比通惠河的水还脏。然后和猫回家，我和猫那天都心情差得饭都没吃几口。

2000暑假，我拿着高考卷子回家，还没开口要求，我爸说不行！

我朋友大黄的爸妈给他装了一台新电脑，中关村顶配，但他家没猫，因为他妈对猫过敏，对家属院里的流浪猫也不太友好，所以也没法用流浪猫上网，其他朋友家里的猫都要自己用，很少有借过来，即使借过来，那些猫因为不在自己家，往往也不好好工作，跑来跑去，信号传输很不稳定，不适合打游戏，会坑队友，聊天的话一直断断续续上上下下也很难和人深交。

我说我家猫可以借给你，我和它商量过了，我猫没问题，一直乐于助人，而且性格好，除了吃饭，能跟乌龟一样趴着一动不动几个小时，上网质量有保证。

我抱着我家猫去他家测试，不但网络稳定，而且没有任何延迟和丢包，最主要的是网速惊人，和当时平均速度比较起来，不是一个量级，下载速度偶尔达5Mbkps，堪比日后光纤。我家猫就是为网络而生的，我才发现。为感谢我和我猫，大黄让我在他的电脑上随心所欲地玩了一个小时，我用“今夜我伤心”的ID活跃在各大论坛和聊天室，并且申请到了QQ靓号，取名“个性男孩”，在QQ上摇头晃脑，也在一些游戏中建了角色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
可我忘了，这不是我的电脑，我有的只是我的猫。

后来我发现大黄开始不经我同意就用我的猫，我没在家的时候，他和我爸妈打个招呼就把猫拿走了去上网用。

我觉得我毫无价值，在化工大学家属院，在朋友圈，在互联网上，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，在九五和十五计划中，还不如我家的猫。

而且很快我家猫上网速度“多快好省”的名声就已经传开了，从化工大学家属院到东三环到整个朝阳区和北京市，记者也过来采访我家猫，我爸这个平时根本不关心猫，连名字都叫错的人，开始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自己的养猫心得，在镜头前边晒猫。

我恨不得举报一个违规。

更多是来我家借猫的，个个都说有难处，需要稳定持续高质量的网络环境来撩妹，来做电子商务，沟通海外业务，来测试开发游戏等等。失业在家的我爸发现一个商机，想出租我家猫上网，像今天出租wifi一样。

他也没问我同意不同意，那猫是我捡回家的，从小喂到大，生病的时候也是我照顾，光为它哭都哭了好几次，它没女朋友的时候我比它都难过，每天睡觉都在一张床上，不然我和猫都睡不着。

我说你做梦呢，不可能。他说你不是想要一台电脑么，这下不就有钱了。

我心说也是，但感觉对不起猫。主要是我不知道它自己喜不喜欢上网，喜不喜欢做上网的工具，或者说喜不喜欢工作。我不想为难它。

但这已经不是我决定的了，因为有天我打篮球回家，进屋的时候发现猫不在门口等我，在屋里喊它名字，也没回应。晚饭时间我爸妈回来，说猫丢了，他们已经在家属院和附近都找遍了，找不到。

我一时不知道该生气还是难过。我说我不信，我自己去找。他们在后边追说吃完饭再出去啊，我说你们别等我，今天晚上也别等我了，找不到猫我不回家。

我走遍了双井和劲松附近的犄角旮旯，它常鬼混的花坛树丛，还问了它偶尔去拜访的它猫朋友的家。一无所获。

回到家我开始失眠，门给它留着没关，但几天了还是没它的踪影，我怀疑这个和互联网有关，无端仇恨起网络，每天茶饭不思，有机会就在网络上散播“抵制互联网，解放猫咪们”的信息。

我发现我的朋友大黄自从猫失踪之后就没找过我了，我去问他，他说他爸妈觉得他沉迷网络，已经禁止它碰电脑了，我说你真幸运，再晚几年，你爸妈得请杨教授电你。

我跟他说那下次打球见啊，转身要走，突然觉得我家猫在喊我，不是以一种可以听得到的物理形态下的声音，是一种心理共振，或者说我们俩在用另一种频率的声波交流，不是模拟信号，也不是数字信号。我迟疑了一下，但不想让大黄发现我异样，假装无事离开了。

到家之后我开始担心，如果是真的话，如果猫在大黄家，他为了上网（狗屁，我才不相信他被禁网了，几次打球他都没来，还有黑眼圈），为了安心高速上网，那得把我猫禁锢在电脑旁边啊，我草，我猫在家里比我还自由，连我妈的话都没听过，在家想去哪儿去哪儿，它能受得了么，被绑（？）在旁边，就为了上网用。

我去问了大黄的其他朋友，问他们在他家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我猫，他们说没有，可我不信，消息已经传到了大黄那里，我感觉朋友已经做不成了。我准备找机会偷偷进他家里看下。

我听我妈说6号大黄他们全家去他昌平姥姥家给他姥姥过生日，当天我从我家窗户里盯着小区门口，看他们离开了，然后跑到4单元大黄家，中间还把他一直藏在2楼楼道蜂窝煤里的几根中南海给拿了，点上抽了。

开门不难，小伎俩。进了屋里之后，我喊我家猫，听到喵喵的回应，是它的声音，我都快哭出来了，然后在大黄屋里的一个笼子里看到我家猫了。

我把猫抱出来亲个没够，说委屈你了，我这就接你走。然后看见大黄电脑没关，关了也没问题，他密码我也知道，不是他生日就是他爸妈生日（翻下户口本就行），he is too young to have other significant dates。

我把猫放在桌子上，说帮个忙，我上个网。

猫很懂事，趴着旁边一动不动，开始调制解调信号。拨号，网络连接，速度惊人，测试了下，发现还在不停提速，我

可以在一分钟内下载完一部电影，二十年后都不一定做得到，我家猫看来非常开心，也很用心。

可是我什么也不想做，我对着大黄的电脑，对着互联网，我之前日思夜想可以做的事情，都感觉毫无意义，就是对大黄的恨意都荡然无存了，有的只是对互联网的恶心，我抱起猫，说我们走吧，不用上网了。

我带着猫去了天坛公园，那天是在那里度过的，看着特别蓝的天，想如果这个时代还有祭天仪式，他会不会在祭祀的时候坦白：我对互联网心情很复杂。

20年之后我还活跃在互联网上，在一个知名网络社区混，发现在那里上网还是需要一只猫才行。

我家那只猫05年3月6日去世了，但它活在互联网，活在任何一个互联网公司和社区内。

Cats live forever no matter if you are on or off line.

